

# 卷五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經 詩 唐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145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 毛詩國風

####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

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兮反依字且邊

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素詁故皆是古義所以  
 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  
 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  
 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四

四之四

四之四

四之四

四之四

四之四

四之四

四之四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一

五之一

五之一

五之一

五之一

五之一

五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齊雞鳴詒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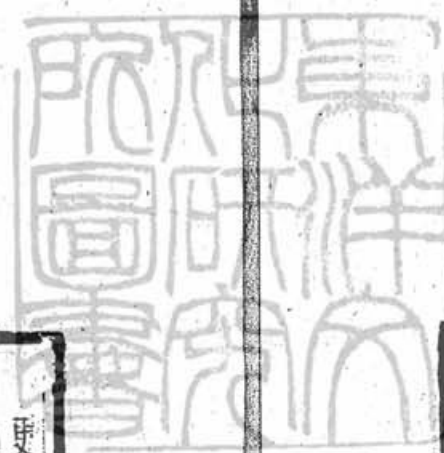
貢青州岱嶺之陰濰淄之野都營丘是也齊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齊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齊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齊譜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也正義曰昭二

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

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荊薄姑之時不言之也

又昭十七年左傳郊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  
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鷲故為司寇主盜賊  
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  
鳩猶周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之名氏則未  
聞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大公  
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  
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  
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  
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  
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  
俱歸而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  
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  
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者  
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二  
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



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  
時大國百里大公以元勳明知太公封齊為大國百  
里可知也水所管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  
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  
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  
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  
此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  
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  
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  
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  
公之同母少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  
公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二世居薄姑耳以後復  
都臨淄也丞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  
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  
略夷王之時哀公弟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  
自武王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  
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

之末則遷說日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  
 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  
 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  
 正義曰臯陶謨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  
 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  
 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  
 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  
 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  
 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  
 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禹  
 既敷土廣而弼之故為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  
 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  
 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  
 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玉城以外五千里為疆



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  
 制禮所定故云敷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  
 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  
 損益雖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  
 此周為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  
 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為采服其弼  
 當衛服在二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為蠻服其弼當夷  
 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為鎮服其弼當蕃服在  
 五千里之內王者禮灋相變周服禹制故鄭解禹事  
 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  
 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  
 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  
 之以封師尚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  
 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  
 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姑之地舉其國  
 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號其人居齊  
 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為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管  
 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

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用周公之灋制廣夫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正義曰按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大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于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維淄之野。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維淄其道注云維淄雨水各地理志云維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維淄卽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在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維淄共文明其相近故云維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于官。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汲王孫牟燮父禽父茲事康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手倕爰齊侯呂汲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于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爲王官



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爲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未必嗣爲大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譜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于丁公汲立卒于乙公得立卒于癸公慈母立卒于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譜之世家亦云紀侯譜之周烹哀公三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旣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于夷王前矣受譜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譜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到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

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諡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爲君歷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子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口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爲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敝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畱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

斥言乎夫人畱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暫若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慙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按襄三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妃芳非反慢武諫反警

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

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與戒君子使不畱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戒相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為賢妃指其行事則為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為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言之車牽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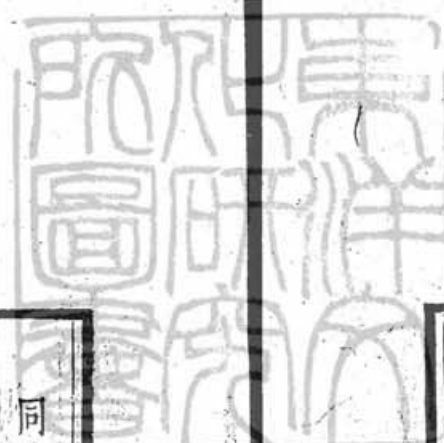
**傳**

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箋**

云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

○朝直遙反注下皆



同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

**箋**云夫人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蠅餘仍

**疏**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正義曰以哀公

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

曰雞既為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已可

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而起欲令

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

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為雞

鳴聞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

色淹畱夫人不戒令起故刺之。**傳**雞鳴至君作。正義曰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

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滿於朝上  
**傳**夫人至禮敬。正義曰常禮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恆恐傷晚故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灋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  
**東方明**

矣朝既昌矣

**傳**

東方明則夫人纒笄而朝朝已昌盛

則君聽朝

**傳**

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

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

纒色蟹反并霜綺反

匪東方則明

月出之光

**傳**

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

**箋**

云夫人以

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也

**疏**

東方至之光。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此

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為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東方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雞鳴而起即言朝既昌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纒笄髮纒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纒笄而朝首服纒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纒笄綃衣注云綃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曰綃則首服纒



笄必以緇衣配之此以纚笄朝君則當身服緇衣也  
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  
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  
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  
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  
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  
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  
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皆首服次  
燕居乃服纚笄耳此傳言纚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  
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爲此說耳非  
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  
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  
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  
纚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  
或以爲夫人纚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按列女傳稱纚  
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  
亦云纚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  
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



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衆妾皆當朝君  
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旣明便卽聽之傳又言朝  
已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纚  
笄而朝君矣上章言朝旣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  
起此言朝旣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  
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

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傳** 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

不忘其敬 **箋** 云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

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 ○夢呼弘反妃音配本亦作配樂音岳又五教

反 **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傳** 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

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

於夫人 **箋** 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

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字音張通反惡鳥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  
 蟲飛至子憎。正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臥而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臥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予之訓則作與者非也。  
○古芝至其敬。○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  
 蟲飛至無已。正義曰大戴禮羽



蟲三百六十鳳凰謂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雞鳴時也。  
○傳會會至夫人。○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  
○云庶衆。○正義曰釋詁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

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媵媵好貌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

麋音同止也。**疏**曰：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正義：好蒿，編反。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為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為好。君上以善田獵為賢，好則下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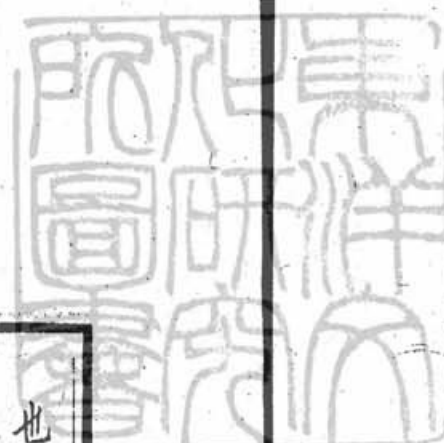
**子之還兮，遭我乎狝之間兮。****傳**：還，便捷之貌。狝，山名。

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疏**：乃刀。

反說文云：狝，山在齊崔集注。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

我儂兮。**傳**：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儂，利也。**箋**：云竝併也。

子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儂譽之。



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疏**：驅本又作駟，曲具反。正

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豨，音同。又音牽，揖一入反。儂，許

全反。韓詩作卷，音權。好，貌併步頂反。下文同。譽，音餘。

下**疏**：子之至儂兮。正義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

同。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

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值

我於狝山之間兮。於是子即與我竝行驅馬逐兩肩

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儂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

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傳**：還，便至山名。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

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間，則是山之南山側，故知狝山名。**箋**：子也，至相遭。正義曰：以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逐至儂利。正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獫獻豨，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儂利，言其便利，馳

逐子之茂兮遭我乎獠之道兮傳茂美也竝驅從兩

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

也○牡茂○子之昌兮遭我乎獠之陽兮傳昌盛也箋

云昌佼好貌○佼古卯反○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傳狼獸名臧善也疏釋獸云狼牡獶牝狼其子

微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各獶牝各狼其子名微絕

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

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斗步其猛捷者雖善

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

狼罽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傳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

以刺之○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於詩內疏著

章章三句至親迎○正義曰作者詩者刺時也所

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

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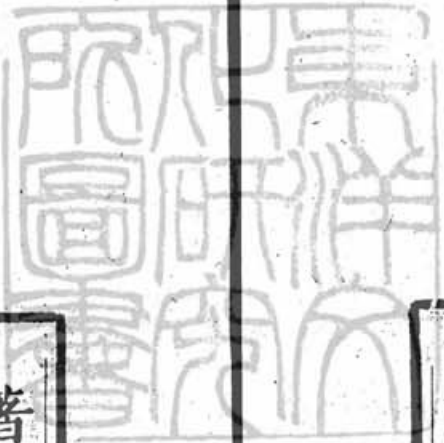
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

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傳俟待也門屏之間曰

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



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各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手而

**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

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瓊華石色似

瓊也 **疏**侯我至乎而。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

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

之瑱以素象為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

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

以刺之也。鄭以為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

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為之其

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為統以懸瓊華之石

為瑱也。 **傳**侯待至象瑱。正義曰侯待釋詁文釋

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寧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

兩塾間名寧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寧立處

也著與寧音義同楚語稱曰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

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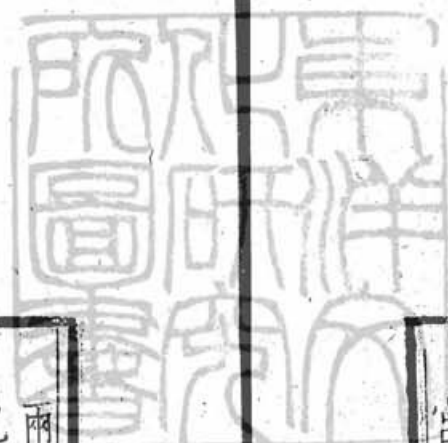
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父

以繩為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

為瑱是象可以為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

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

以象為瑱也。 **箋**我嫁至而云。正義曰此說親迎



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而揖故知至著君子  
 揖之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瑱言  
 懸瑱之繩用素非為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統紘纒  
 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各為統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  
 玄統織線為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絲線為之故言  
 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  
 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  
 交正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殺  
 以兩耳此詩刺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  
 青黃三色故為臣則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  
 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婿受女於堂從堂  
 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  
 為章者取其韻句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為  
 章次玉肅云王后織玄統天子之玄統一玄而已何  
 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統今之條豈有青之色條  
 色不雜不成為條玉后織玄統者舉夫色尊者言之  
 耳義或當然○**傳**瑗華至之服○正義曰瑗是玉之  
 美各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瑗玉之色故云美石士



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為佩也玉藻云士佩璫珉  
 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  
 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  
 石飾象瑗按瑗之所用其物下耳不應以石飾象其  
 為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瑗華瑗瑗瑗瑗其  
 文相類傳以此章為士服二章為卿大夫之服卒章  
 為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  
 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為一人耳  
 非以瑗華瑗瑗瑗瑗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  
 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  
 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箋**尚猶至似瑗  
 ○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謂飾也上言充耳以素  
 謂統用素也此言飾之瑗華是就統而加飾故言謂  
 懸統之末所謂瑗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  
 之瑗今故知人君以玉為瑗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  
 瑗是玉各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瑗華美石色似瑗  
 者也非用瑗為瑗也箋既言人君以玉即云瑗華美  
 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瑗似瑗皆以為似則鄭意三章

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  
 臣之尊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  
 庭於堂正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為異人故為總述人  
 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  
 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  
 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統也故曰玉之瑱今夫設纓  
 以為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  
 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  
 作者之意以毛玉為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  
 瑱為充耳非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  
 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朱言充耳之體又  
 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為  
 飾非言以瓊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  
 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統則瓊華又  
 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  
 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  
 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  
 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



素絲為統瓊華為瑱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

**傳** 青青

**玉**

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統之青也尚之

**以瓊瑩乎而**

**傳** 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

**云石**

色似瓊似瑩也

**疏**

青青玉。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為瑱故云青謂青玉

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  
**傳** 黃黃玉  
**疏** 黃黃玉亦雜也

云黃統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

**傳** 瓊英美石似玉者

人君之服也

**疏** 云瓊英猶瓊華也

**疏** 瓊英猶瓊華也

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

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

**也** ○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 **疏** 東方之日二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 **疏** 章章五句至

禮化 ○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

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

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

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事 月為臣失道下四句為男女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傳**

興也日出東方人

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貌 **箋** 云言東方之

日者愬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

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與者喻

君不明

**○** 姝赤朱反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傳**

履禮也

**箋** 云

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

者之子不以禮來也

**疏**

東方至即兮○毛以為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

出東方無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

君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



聞言昏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為當時男女淫奔假為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有女以男逼已乃訴之言東方之日今以喻告不明之君。今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今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奈之何又言心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今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今今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日出至之貌。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為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東方至不明。○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不宜為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為與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服虔云融高也按既醉昭明



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木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為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傳履禮。○正義曰釋言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正禮刺今之淫奔。東方之日今彼姝者子在我闈

**今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祭於下若月

也闈門內也。○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闈

他達反韓詩云。○疏傳月盛至門。○正義曰以序言君門屏之間曰闈。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知以月盛

東方喻臣明祭也云闈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在我闈室今謂來入其家又闈字從門故知門內也。在我闈

**今履我發兮**。○傳發行也。○箋云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

去疏發行。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為行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焉傳號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

刻者音結壺音胡挈壺氏掌漏刻之官疏東方三

句至職焉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

所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

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

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

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氏

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總辭此則非斥

言其君也與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

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是也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疏號令至刻者

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召呼也挈

壺氏於天子為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

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

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

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

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氏失

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

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倒都老友遽其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傳云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自從

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疏東方至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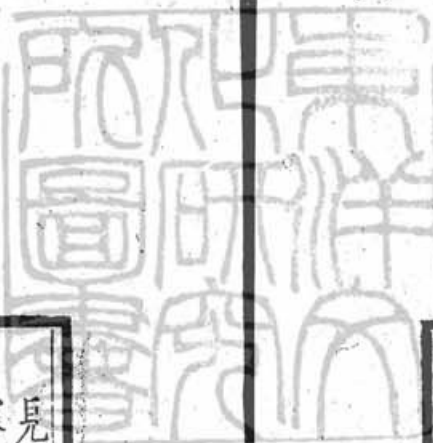
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灋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為衣今上者在下是為顛倒也。**傳**挈壺至始入。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為已明告君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促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侵早故言朝之正灋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當起也別色始入王藻文。**傳**羣臣至早與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言君又早。**東方未晞顛倒裳**與臣起也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衣傳**

晞明之始升

**疏**

傳 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



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為一事也。

**令之傳**

令告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傳** 柳柔脆之木

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為藩圃無益於禁矣瞿瞿

無守之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

**朝**

**傳** 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

之事

○折之舌反圃音布又音補樹菜蔬

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

**傳** 辰時夙早莫晚也

**傳** 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恆失節數也

者恆失節數也

○莫音暮

**疏**

折柳至則暮。正義曰此言折柳木以為藩菜果之圃則

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恆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大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圃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圃故云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蔬其外列藩籬以為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瞿為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為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水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為百刻分其數以為日夜以告特節於朝職掌



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按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六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考以昏明為限馬融玉肅注尚

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禪夜故於曆濃皆多按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五夜漏四十減晝以禪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為之辭按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京云與居無節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時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



立雞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圖辰時風早莫晚。正義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夙早釋注文暮與早對故為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一

采芣苢三章章四句

五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

**箋**

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

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

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出

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



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  
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之行下孟反謫直革反

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證反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  
依字讀搯於革反說文云捉也公羊傳云拉公幹

而殺之沈又烏詰反拉音即答反復扶又反下  
皆同禱音灼地各行惡下孟反下之行皆同

刺襄公也以襄公為鳥獸之行鳥獸淫不避親襄  
公行如之乃淫於已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

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  
人耻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棄而去之此妹既

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  
故作作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

乎其妹下三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  
故不言魯桓故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

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襄公至

去之○正義曰以弊苟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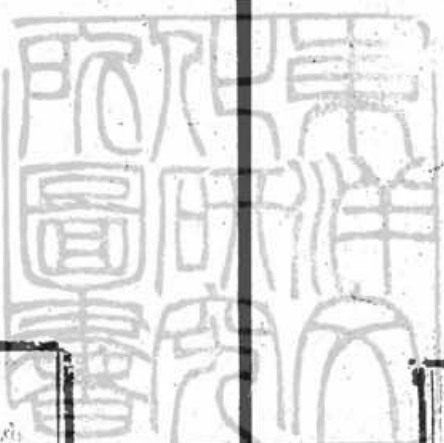
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  
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

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  
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

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  
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搯殺公之事也春秋



拉折聲正謂手提其脇而拉折然為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搯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二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悉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



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于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者然按經莊七年春夫人莊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姦也於會防之正言齊志也杜預以為意出於夫人則云書姦意正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去之者疊序去之文謂棄齊而去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傳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



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 **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

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如狐 崔子雖反又首佳別彼列反泆音逸下同惡鳥路反又如字 **魯**

道有蕩齊子由婦 **傳**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 **箋**云婦

人謂嫁曰婦言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 蕩徒黨反徐勅黨反易夷豉反 **既曰婦止曷又懷止** **傳**懷思也 **箋**云

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 **疏**南山至懷止○毛以為南山雄狐各自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



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婦嫁於魯既曰婦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為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為此淫乎○鄭以為狐在山上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配偶形貌綏綏然其狀可耻惡也喻說在箋既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既曰婦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為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公也○ **傳**南山至之匹○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檢此傳支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

為喻異於鄭也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  
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傳  
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  
狐亦謂牡為雄與此同也。○**變**雄狐至如狐。○正義  
曰箋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土不宜別  
以為喻又狐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為  
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  
可耻惡如狐貌以狐比之有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  
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耦者正謂無雌  
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謂可惡  
也。○**傳**蕩平至文姜。○正義曰以其說道路之貌故  
以蕩為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故謂  
之齊子傳於詩由多訓為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  
也。○**傳**懷思。○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  
魯適人矣何為復思與之會而淫乎。○**變**懷來至其  
來。○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婦止謂文姜歸則懷止  
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  
易傳以為非責文姜之來也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 **變**云葛屨五兩喻

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為奇

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

宜為夫婦之道 **○**屨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綏

反下同奇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 **傳**庸用也既曰庸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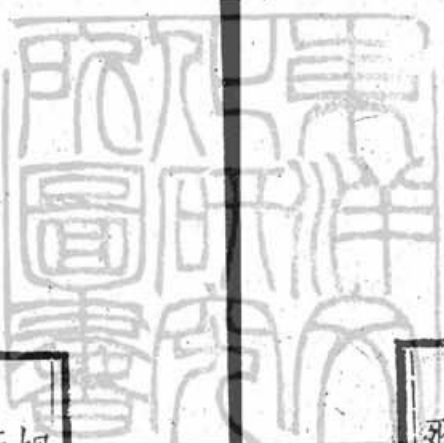
居宜反 **曷又從止** **變**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

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 **疏**葛屨至從止。○正義

為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

綏往配而雙止則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  
與姪娣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  
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

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為淫魯之道路有蕩然  
平易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以歸  
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為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  
為淫泆之行。傳葛屨至尊者。正義曰賤宜對貴  
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  
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綏服之於首是物之最尊  
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  
也。葛屨至之道。正義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  
一兩為一物綏必屬之於冠故冠綏共為一同葛屨  
言五冠綏言雙由是五為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天  
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  
傳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  
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  
侯一娶九女。國往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兄之  
于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娣也襄三十  
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吾聞  
之婦人夜出不見傳姆不下堂傳至姆未至逮火而  
死是諸侯夫人有傳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右注云



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  
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執麻桑治  
絲繭則傳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為之矣何休云  
選老大夫為傳大夫妻為姆以男子為傳書傳未有  
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  
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屨貴賤不宜同處  
由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為夫婦之道又襄公  
止復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傳姆老人非襄公  
儔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娣傳姆與文姜同是  
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廁入其中不宜與妹  
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雙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  
皆淫之。此言至之行。正義曰上言曷又懷止  
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為責襄公從之  
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文  
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  
從之故知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蕤麻如之何衡從  
送與之為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其畝傳**

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

**傳**云

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

先議於父母。

○藝魚世反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衡音橫注同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即訓

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反注同韓詩作由云南非耕曰由

**取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傳**

必告父母廟

**傳**

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

死者此之謂告

○取七喻反注下皆同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傳**

鞠窮也

**傳**

云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

○鞠居六反今

從命至于齊乎又非魯桓

○鞠居六反今力呈反下同

**傳**藝麻至

毛以為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



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

婦道禁之何為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上責魯桓

不禁制文姜鄭惟以鞠為盈為異餘同。傳藝樹至

得麻。正義曰此云藝麻后稷生民云藝之荏菽大

司徒云教稼穡樹藝則樹藝皆種之別名故云藝猶

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

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

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

耕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

麻義雖得通不如為種字也。傳取妻至謂告。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惟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惟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死者以見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齋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為卜者以納吉為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按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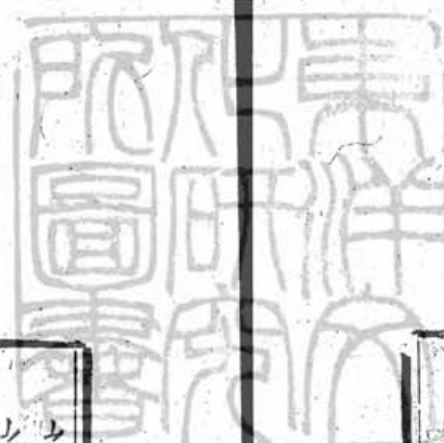
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而已明以卜為大事故特言之○**傳**鞠窮○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箋**鞠盈至魯桓○正義曰釋詁云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惟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為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傳**克能也**箋**云

此言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歷反**娶妻如之何匪媒

**不得****箋**云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曷又

**極止****傳**極至也**箋**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止而

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箋**析薪至極止○正義曰言析薪



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為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為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

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疏**甫田三章章四句至

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修其德而求諸侯從已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

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為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眾負恃強力故欲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切切是志大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傳** 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

功終不能獲

**箋**

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

修德積小以成高大

○莠羊九反無田音佃下同治直吏反

**無息遠人**



**勞心切切**

**傳** 切切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

心切切耳

○切音刀

**疏**

無田至切切○正義曰上田謂墾

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而過度力不充給田必無穢維有莠草騫騫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切切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

○**傳** 甫田至能獲○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思與無田相對為喻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為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

○**傳** 切切憂勞○正義曰釋詁云切切憂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

**傳** 桀桀猶言勞心故云憂勞也

驕驕也。○桀居竭反。徐又居謁反。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傳**怛怛猶

怵怵也。○怛且未反。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

弁兮。**傳**婉變少好倪總角聚兩髦也。卅幼穉也。弁冠

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

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非然而稚見之無幾

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婉於阮反。變力轉反。總本

居豈反。注同。見兮一本作見之。突吐活反。注同。方言

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訥反。弁皮脊反。髦音毛。少詩

照。**疏**婉兮至弁兮。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變

反。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卅然幼穉如

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

兮。言童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



能善身脩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脩其德欲

求有功故刺之。**傳**婉變至弁冠。正義曰候人傳

口婉少貌。變好貌。此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

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

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為兩角也。卅與總

角共文。故為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

弁者冠之大號。故為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

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

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弁兮指

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冠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為成人。倚嗟頂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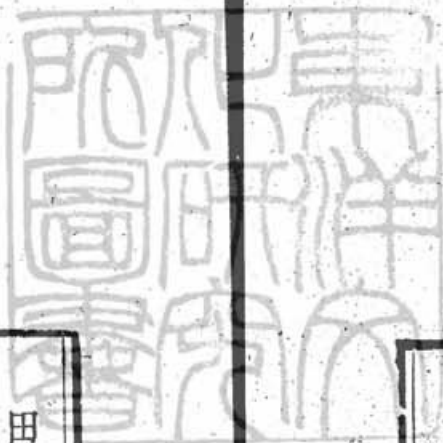
之。故陳古以風焉。**箋**畢嚼也。繳射也。○令音零。下同。好呼。

報及風福鳳反囓直角反本亦疏盧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正義曰作盧令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雁好此遊田逐禽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畢囓弋繳射。○正義曰釋天云囓謂之畢李巡曰囓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囓因各星云郭璞云掩兔之畢或呼為囓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出繩擊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傳** 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

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



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

### 令然

○纓於盈反又於政反樂音洛下同說音悅

**疏** 盧令至且仁。○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

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悅之言吾君之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獵則百姓苦之。○**傳** 盧田至令然。○正義曰夫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逸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遠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銜鈴鈴卽是環銜聲之狀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感頰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字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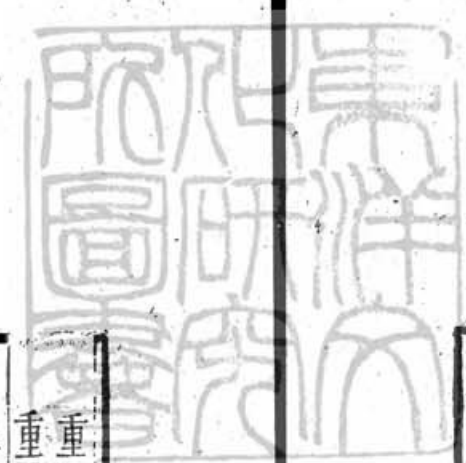
**盧重環**傳重環子母環也○重直龍反下同

**其人美且鬢**傳鬢好貌也云鬢讀當為權權勇壯也

○鬢音權說文云髮好貌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鬢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德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鬢不得為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鬢為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其且鬢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德皆是獵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敘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盧重鉤**傳鉤一環貫二也音梅其人美且德傳德才也云才多才也○德七才反說文云強也

**疏**傳鉤一環貫二○正義曰上言說文云強也



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鉤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鉤環也一環貫二

###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

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婢世反徐符滅反本又作弊敗也笱音古口

反取魚器也**疏**曰作敝笱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惡鳥路反

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為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為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

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杜榘也天官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杜榘再重杜子春云榘

桓謂行馬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  
 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  
 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  
 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為二  
 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  
 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  
 為襄公詩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

**傳**

興也鰈大魚

**箋**

云鰈魚子也魴

也鰈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興者喻

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時之婉順

○魴音房鰈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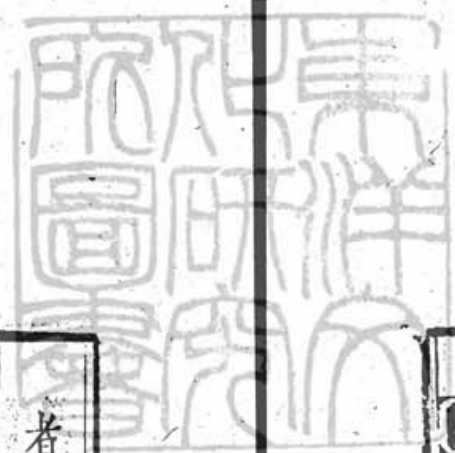
古頊反鄭古魂反易夷豉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傳**

如雲言盛也

云其從姪娣之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



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

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

○從才用反注下皆同

**疏**

敝笱至如雲○

毛以為笱者捕魚之器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  
 是其夫壻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  
 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  
 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  
 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也○鄭以為  
 弊敗之笱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鰈之小魚魴鰈自  
 是魚之易制者但笱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婦  
 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  
 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  
 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  
 淫佚故從者亦淫○**傳**鰈大魚○正義曰孔叢子云  
 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子息問曰如何得  
 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豚之

半鰥則吞矣乎息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  
鰥為大魚也傳以鰥為大魚則以大為喻王肅言魯  
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鰥**  
魚至婉順○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  
子總名鰥也鰥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  
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星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  
禁鯤鱸鳥翼穀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為魚子也毛  
以鯤為大魚鄭以鯤為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為  
魚中魚也故可以為大亦可以為小陸幾疏云魴今  
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  
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  
口居就糧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強笱亦  
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為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  
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  
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素與兄  
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收矣  
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為淫耳○**傳**如雲言盛○正  
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



云齊為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  
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  
魯之日襄公未為君言寵妹則非也○**傳**其從至為  
惡○正義曰姪娣之外更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  
姪娣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惡而言其從如  
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為從者  
亦隨文**敝笱在梁其魚魴鯢****傳**魴鯢大魚**箋**云鯢似  
姜為惡**魴而弱鱗****傳**鱗象呂反廣**箋**鯢似魴而弱鱗○正  
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喙  
如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之鱗幽州  
人謂之鴉鷄**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傳**如雨言多也**箋**  
或謂之胡鱗

云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娣  
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疏**如雨至使止○正義曰  
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

今定本云所使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唯唯出入不

出於義是也 制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唯唯出入不制

名此章言魚貌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

隨之貌耳傳以弊笱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

以為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為辭異耳

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水喻眾也

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故猶端也



○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 載驅四章章四句至

同本亦作駟播波佐反 民焉。正義曰載驅

詩者齊人所作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

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

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播揚

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

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

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

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

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

事此故乃與上為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  
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論語叩其  
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  
而無嫁端為無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  
也故盛服而與妹淫通也

**載馳薄薄簞弗朱鞞**

**傳**

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席也車

之蔽曰弗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

也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傳** 發夕自夕發至旦

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

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慙耻之色



其乘繩證反或音繩竟音境本

**疏** 載驅至發夕○正

亦作境易夷鼓反下樂易同

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

文竹簞以為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公乘此

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

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色故

刺之○**傳** 薄薄至羽飾○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

疾馳故云疾驅馳與驅音義同皆謂馳馬疾行也斯

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莞上簞簞字從竹用竹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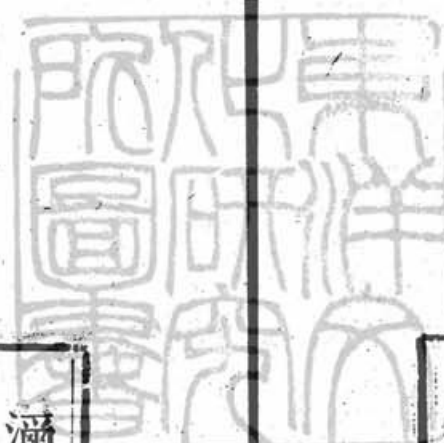
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車之蔽曰弗謂車之後

戶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鞞是革之別

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鞞故云諸侯之路車有朱

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為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為

蔽以簾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  
有簾故此說車飾云簾弗朱鞞也彼文革飾後戶謂  
之蔽則弗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弗弗蔽為一者彼  
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為  
車之蔽塞故此傳弗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玉后之  
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菲以朝是  
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  
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按據不知出何書也○**傳**  
發夕至至口○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為  
發夕至且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未嘗  
寢寐故為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為夕發至且  
○**襄**公至之色○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  
水湯湯則魯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  
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  
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  
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  
姜發夕而往會焉兄則盛飾而往  
**四驪濟濟垂轡瀾**  
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恥之色



**瀾** 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瀾

瀾衆也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為淫亂

之行○驪力馳反濟子禮反注同爾爾本亦作魯道

有蕩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云此豈弟

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闔弟古文尚書以弟為闔

明也○豈開改反樂也弟如字或音疏四驪至豈弟

公將與妹浮盛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

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瀾瀾然而衆為此盛飾

易然來與兄會會無慙色故刺之○鄭唯愷悌為異

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傳**四驪言物色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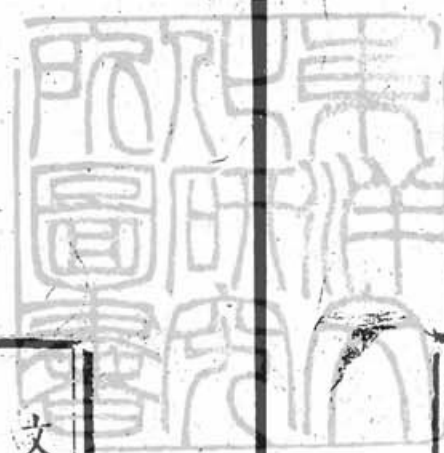
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此豈至明也。○正義曰箋以為齊于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為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為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為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為闔易稱開物成務說文云闔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為闔之字唯洪範稽疑論上兆有五曰闔注云闔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闔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闔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闔於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闔闔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闔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闔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于愷悌是闔亦為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為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傳湯更無悌字義並得通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傳湯

湯大貌彭彭多貌

**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



文姜時所會。○汶音問水名湯疏汶水至所會。○失章反彭必旁反疏正義曰序言疾驅

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為通道汶水湯湯旁有大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文姜若是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為何邑故箋不言之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傳翔

翔猶彷徨也。○彷徨音旁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  
傳滔滔

流貌儻儻眾貌。○滔吐刀反儻表

**魯道有蕩齊子遊**

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

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

焉○猗於宜反字或作欬技其綺反**疏**○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

謂為齊侯種胤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

刺之也禮婦人夫死從子于當防毋姦淫莊公不

能防禁是失為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

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

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

人以為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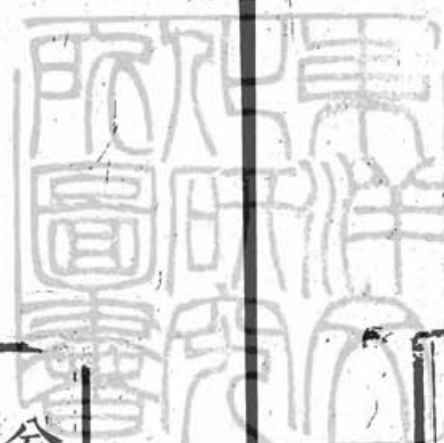
襄公淫之故為襄公之詩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云**

昌佼好貌頎音祈佼古卯反本又作姣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

揚抑於美目揚兮好口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

力反



兮猗嗟至臧兮**疏**○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

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美目揚眉兮巧為趨步其舉

動蹌然兮射則大善兮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

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可嗟傷也猗嗟至長

貌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咀皆傷歎

之聲故為歎辭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

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

之為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也

○昌佼好貌正義曰傳昌為盛不言為其貌故

申足之云佼好貌抑美色揚廣揚○正義曰揚

毛詩疏

卷五三十九

及古



文故知踰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捷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

趨踰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 傳 目上為名目下為

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傳 二尺

日正外孫曰甥 傳 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

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

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

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亦反注

所射每射同正音征注同畫 猗嗟至甥兮 正義

五采曰正參七南反又音三 傳 曰齊人傷魯莊公猗

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今又有美目及目下之

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兮又善於為射終日射



侯其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

以為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 傳 目上至為清 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為名孫炎云目上平

博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為目下 傳 二尺至曰甥 正義曰

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

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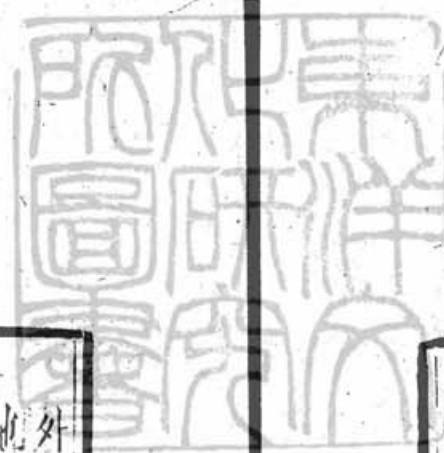
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

皆方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三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

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

據齊國為信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

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為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為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箋**正所至之子○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義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三正士六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三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大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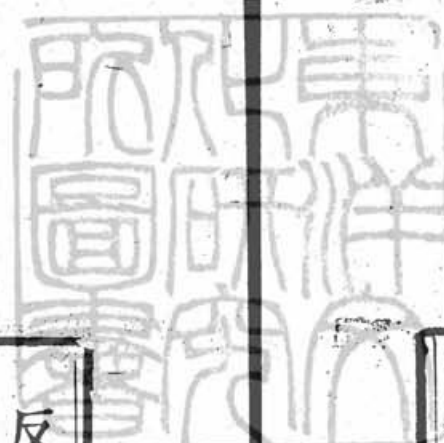
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而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一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椹七十犴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七十五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九十七七十五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為量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三寸以為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既弓取三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曰弓三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丈六尺大射既然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衣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

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者無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各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今據賓射為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為甥釋親文上說容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縱令無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既美其身業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為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為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倚嗟變兮** **傳** 變壯好貌清揚婉兮 **傳** 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傳** 選齊貫中也 **傳** 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四矢** **傳** 選齊貫中也 **傳** 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反鄭** 古患反中張仲反 **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傳** 四矢乘矢 **傳** 云反復也禮射三而

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

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傳** 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禦

倚嗟至亂兮 **傳** 毛以為齊人傷魯莊公倚嗟此莊公

容貌變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其

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而

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

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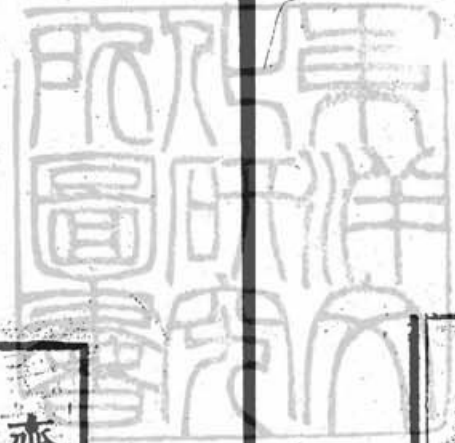
故刺之 **傳** 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為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選兮其射即貫習為之今餘同 **傳** 選齊貫中

○正義曰傳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為中也 **傳** 選者至貫習 ○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之中上選也貫習釋詁文 **傳** 四矢乘矢 ○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因即謂四馬為乘大射鄉射皆以

四矢為乘矢故傳依用之。禮射至之亂。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按儀禮大射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為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口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即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三  
四章百四十三節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陸曰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

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

地虞舜夏禹所都之域地在古冀州雷

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魏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

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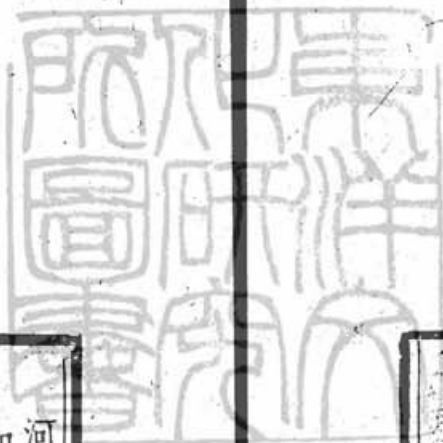
毛詩疏

卷五之三

及古



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亾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故言周以封同姓子○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宣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註云歷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歷山相近同為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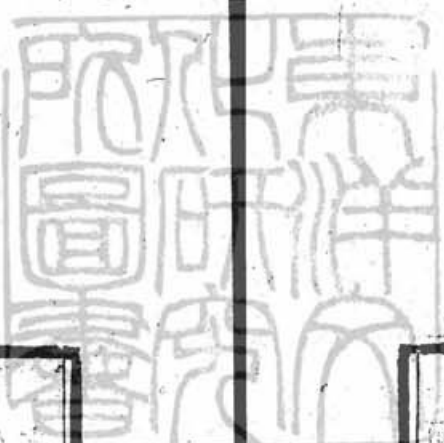
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謚之言謬耳○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碯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鄰國目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非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為平桓之

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三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凡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大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

急而無德以將之。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

削。○屨俱具反。褊必淺反。陜音洽。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陝。隘於解反。巧如字。徐苦孝反。趨七須反。徐七喻反。疏。葛屨三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嗇音色。之。○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



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陜隘。故其民機心巧偽。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今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陜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陜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儉嗇至侵削。○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採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傳。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

葛屨非所以履霜。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

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糾吉黝反。沈居酉。摻反。繚音了。沈音遠。

摻女手可以縫裳

**傳**摻摻猶織織也婦人三月廟見

然後執婦功

**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

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

利其事也○摻所銜反又所感反徐又息廉反說文

反要之袷之好人服之**傳**要褻也袷領也好人好女

手之人云服整也褻也領也柱上好入尚可整

治之謂屬著之○要於遙反袷紀力**疏**糾糾至服之

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

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魏

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魏俗

言褻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



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

**傳**糾糾至履霜○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

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變言白者明

上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

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

月令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爲

寒而言冬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

屨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幣君

子不屨絲屨者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

烏之飾有絢總純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

糾

糾

糾

糾

糾

糾

糾

糾

糾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為成婦矣既成為婦則當家事盡為此譏使之縫裳  
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  
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  
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  
雖於昏之明旦即見姑舅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  
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  
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  
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在席於奧  
良席在東皆有枕非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  
婚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  
其當夕成昏也○**傳**言女至其事○正義曰以婦人  
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  
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  
**傳**要褻至之人○正義曰士喪禮云襚者左執領右  
執要又曰襚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為褶  
無絮雖復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襚服有衣有裳  
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  
宜從衣故云要褻也要是裳要則視為衣領說文亦



云襚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  
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  
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

**象**提**傳**提提安諦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

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掃所以為飾**傳**云婦新至慎於

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提徒兮反宛於阮反辟音避  
注同一音婢亦反掃勅帝反諦

音**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傳**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

褊急無德教使之耳我是以刺之**疏**好人至為刺○  
正義曰言好人

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  
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掃以為  
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  
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為此刺也○**傳**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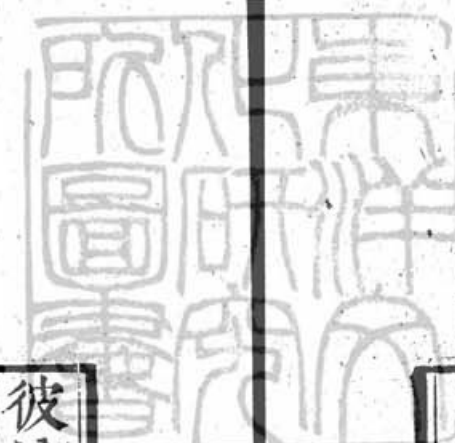
提至為飾。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昏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人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魏俗至刺之。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利實由地陘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如汾音

扶云反沮音子預反洳音如人預反其君子一本無子字  
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傳

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

**箋**

云言我也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

是儉以能勤

莫音暮漸如字又接廉反

彼其之子美無度

**箋**云

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

度殊異乎公路傳

路車也

**箋**

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

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

輶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輶車之族是也

○輶本作旄音毛盾

徒本

**疏**彼汾至公路。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為

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

殊異於公路賤官尚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  
不得禮也○**傳**汾水至莫菜○正義曰汾是水名沮  
洳潤澤之處故爲漸如莫菜者陸璣疏云莫莖大如  
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纒以取  
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  
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  
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  
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傳**之  
子至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宛丘云游蕩  
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  
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傳**是子至是也○正義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  
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則謂之公行正  
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  
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  
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軫車之族是其事  
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軫車之  
族明公行掌軫車服虔云軫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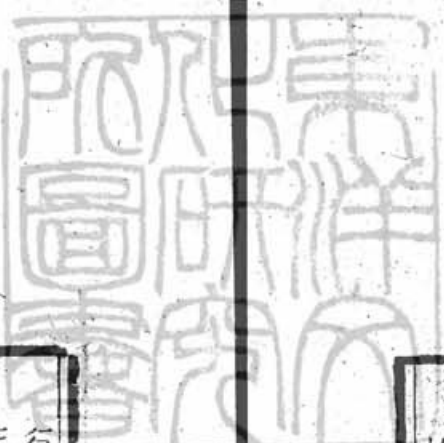
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  
年左傳曰晉荀會欒廩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  
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  
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  
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  
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  
句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  
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  
族公行之官是天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傳**云采桑親  
子諸侯異禮也

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傳**萬人爲英美如英殊異

**乎公行****傳**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從公之行者于君

兵車之行列○行戶郎**疏**萬人爲英○正義曰禮

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彼汾**



一曲言采其蕢傳蕢水鳥也

○蕢音續一名牛脣說文音其或反鳥音昔

疏傳蕢水鳥。正義曰釋草云蕢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

之可復陸幾疏云今澤蕢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

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王

君同姓昭穆也○昭紹遙反說文作昭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

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疏傳有

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由無德



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無所當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殺國有民得

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

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殺本又作肴

音爻省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

謠箋云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謠

音遙行下孟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

下文行國同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所

為于偽反下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

為乎 **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 不知我所為憂者既

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

何乎 ○何其音基下章同 夫人音符何為如字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箋**云

知是則眾臣無知我憂所為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箋**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正也

眾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 **疏**園有至勿

為園有桃得其實為之殺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為君

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

大夫憂之言已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

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

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

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



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其有誰能知之

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不知我者曰

其並為辭○鄭以為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為之殺不

與為異又以彼人為君曰為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

君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

憂之何餘同○**箋**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

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

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

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三不得薄

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  
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故刺之中庸云時  
使薄斂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為美  
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  
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殺明  
食桃為殺即是儉嗇之事○**箋**曲合至曰謠○正義  
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此文歌謠  
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即  
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

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園**夫人謂我欲何為乎。○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為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為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為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為更斥彼人故以為彼人斥君也曰於**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棘**紀力反釋詁文。○**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棘**紀力反。○**棘**從兩束俗作**棘**。○**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云**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極**中也。○**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極中也。○**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役**乎大國者為

大國所徵發。○**岵**音戶此傳及解祀其爾雅不同

小而迫數見。○**疏**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

敘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無弟而序言

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

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

削義亦通也。○**云**役乎至徵發。○正義曰箋以

文承數見侵削嫌為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為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傳山無草木曰岵箋云孝子行役

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

○處昌慮反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箋云予我夙早

夜莫也無已無解倦○莫音暮解音介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

時○旃之然反陟彼至無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

之上兮瞻望我父所在之處今我本欲行之時而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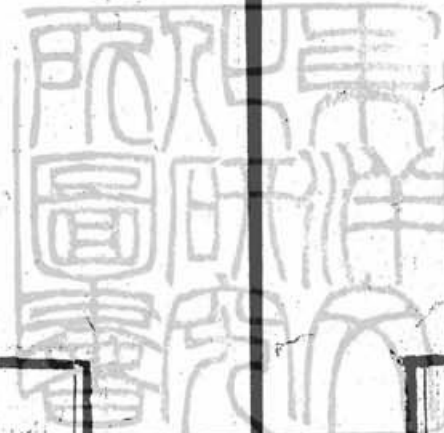
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

起夜寢無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

之哉可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

故深戒之○傳山無草木曰岵○正義曰釋山云多

草木岵無草木岵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



岵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傳旃之

至尚義○正義曰此旃與采芾舍旃旃皆為足句故

訓為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

已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

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

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

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則

友也○傳上者至列時○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

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為部分

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

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為傳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傳山有

草木曰岵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岵山而望之也

○岵音起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傳季少子也無寐

無者寐也○少詩照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棄傳母尚

恩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傳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傳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畝莫后反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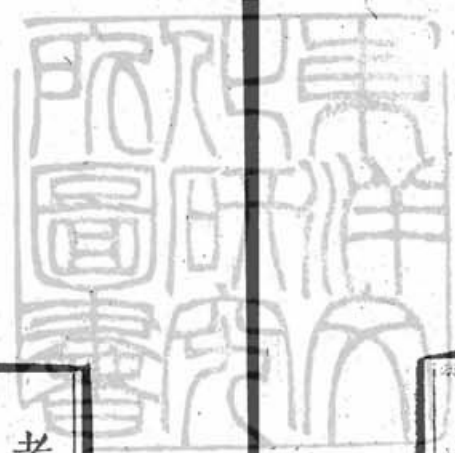
作晦俗作**疏**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至居焉。○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為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陘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

○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

削小之甚○閑閑音閒本亦行與子還兮傳或行來

者或來還者○還木亦作旋**疏**十畝至還兮。○正義曰：魏地十畝之間，采桑者閑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來之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迴還，今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甚也。○**傳**閑閑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采桑於其間，地陘隘無所相避，故言男女無別閑閑然為往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為多人之貌。○**傳**古者至之甚。○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陘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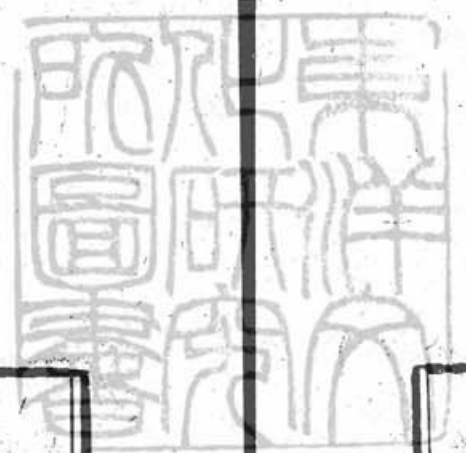
陘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舉十畝以喻其陘隘耳。○**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今相呼而共歸。下云逝。今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傳**泄。以行與子逝兮。**傳**云。逝。逮也。○逮。徒賚反。世反。行與子逝兮。**傳**云。逝。逮也。又徒帝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爾** ○檀徒丹 **疏** 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 ○正義反木名 **疏** 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

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三句皆言君子不素殮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



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効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 **傳** 坎坎伐

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

用若俟河水清且漣 **傳** 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

也 ○坎苦感反寘之豉反漣力 **傳**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塵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傳** 種之曰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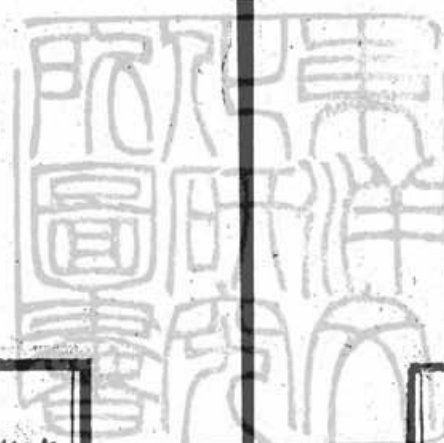
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塵貍獸名 **傳** 云是謂在位貪

鄙無功而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

曰貍 ○塵本亦作埤又作厘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



地未有宅者也。玄謂塵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塵，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塵里在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塵田百畝，是塵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塵為民之邑居不為一夫之田者，以塵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為塵，但周禮言夫一塵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塵為邑居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塵為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塵，取禾不宐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獅子、豺、郭璞曰：其雌者名狸，狸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為狹狹。○是謂至曰狸。○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為獸，宵田為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為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馭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



冬獵之名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傳**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音福。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萬

萬曰億。獸三歲曰特。○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

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疏**萬萬至曰特。○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

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十萬至之數。○

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

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塵，三百困

七 詩 疏 卷 五 十五

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傳檀可

以為輪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順倫反本亦

作唇淪音倫韓詩云順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傳圓者為困鶉鳥也

○困丘倫反傳圓者為困鶉鳥○正義曰月令修

圓倉鶉音純傳困倉方者為倉故圖者為困考工記

匠人註云困圓倉是也釋鳥云鶉鶉其雄鶉牝庫李

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鶉之屬

也彼君子兮不素殮兮傳熟食曰殮傳云殮讀如魚

殮之殮傳○殮素門反字傳熟食曰殮○正義曰傳

殮之殮林云水澆飯也傳意以殮為殮養之殮客始

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殮秋官掌客云

公殮五牢侯伯殮四牢子男殮三牢卿殮二牢大夫

殮一牢士殮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殮皆任二牢則

卿大夫亦有任故曰為熟食也○傳殮讀如魚殮之

殮○正義曰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

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

方食魚殮是其事也鄭以為魚食殮則非傳所云熟

食也說文云殮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

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傳碩鼠三章

大鼠○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解本以碩鼠為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修其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傳貫事也箋

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貫古亂反徐音官復扶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箋云又反稅始銳反比毗志反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

○樂音洛注下同土如字他古反沈徒古反訣古穴反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箋

云爰曰也疏碩鼠至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比之碩鼠言碩鼠碩鼠無食

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處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傳貫事○正義曰釋詁文○碩大至是徙○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鼯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謂之五技陸幾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



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為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卿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比言此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註云徙謂不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

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

**莫我肯德** 云不肯施德於我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得其直道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苗嘉穀也



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 **三歲**

**貫女莫我肯勞** 云不肯勞來我 勞如字又力報反註同徠本亦作

來同力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云郭外曰郊樂郊樂

**郊誰之永號** 號呼也 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

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 咏本亦作永同音 咏號戶毛反註同 **誰之永號** 正義曰言彼有德呼火故反說音悅 **誰之樂郊** 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往釋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 正義曰之往永歌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其文 傳云呼號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矣皆云永歌之 舜典云聲依永故以永為歌歌必長言之故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魚鼠三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章句

長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毛詩註疏卷第五 五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六 六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為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

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

遺風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為太原晉陽也史記

